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5nB340

慧覺衣禪師語錄

清 照衣說　徹御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次
  - 住重慶府長安山崇因禪寺語錄
  - 住湖山治平禪寺語錄
  - 住太公山石寶禪寺語錄
  - 住江津縣圓通禪寺語錄
  - 住雲浮山珠林洪福寺語錄
  - 住巴縣青巖寶蓮院語錄
  - 復住治平禪寺語錄
  - 小參
  - 機緣
  - 法語
    - 澹泊泳翁
    - 易菴禪人
    - 托明大德
    - 會也行者
    - 慈雲禪者
    - 圓會庵主
    - 祥年曾居士
    - 徹一覃居士
    - 還一禪人
    - 憨之吾孫
    - 難先謝居士
    - 隆法喬居士
    - 隆慧喬居士
    - 一掌周居士
    - 徹耳吾徒
    - 徹芸蹇善人
  - 諸頌
    - 障蔽魔王隨金剛齊菩薩一千年覓起處不得
    - 鳥窠布毛
    - 拾得笤帚
    - 無縫塔

    - 國師喚侍者
    - 西堂智藏曾燒殺一僧一日見身索命藏云你死也無云死也云既死覓命者誰便乃不見
    - 百丈耳聾
    - 魯祖面壁
    - 大顛擯首座
    - 龍潭滅燭
    - 中邑獼猴
    - 臨濟築拳
    - 牧牛頌
  - 諸贊
    - 達磨初祖
    - 破山和尚
    - 自贊
  - 印偈
    - 坤德普重
    - 佛語徹御
    - 湖巖徹隱
    - 蒼巖徹石
    - 翠峨界登
    - 琇峨祖脈
    - 珊爍徹璠
    - 雷巖徹靜
    - 瑞巖淨融
    - 佛化狄三品
    - 平沙田銓
    - 侶奭熊旦
    - 大隱徹仁
    - 研如興銘
    - 還虛隆寶
    - 剖石性果
    - 正峨徹合
    - 巨峨徹空
    - 清源徹懿
    - 蓑翁冀應熊
  - 行狀碑
  - 法派
  - 佛事

- 眾偈
  - 示斗菴監寺
  - 示南山醫士
  - 示銕瀾禪人
  - 示非篆法孫
  - 示先之馬居士
  - 示春圃李居士
  - 示大生楊居士
  - 示明遠楊居士
  - 示瑞泉趙居士
  - 示玉缾山源水法師
  - 示自心靜主
  - 贈狄侯府
  - 示雲璧吾孫
  - 示惺默大德
  - 示徹源蔣居士
  - 示法宣吾孫
  - 示徹明田居士
  - 為眾剃度
  - 示先陪王居士
  - 示三淵禪人
  - 送聖可法弟
  - 送總府陳公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慧覺衣禪師語錄目次

卷一
　上堂
卷二
　上堂
　小參
　機緣
卷三
　法語
　諸頌
　諸讚
　印偈
　行狀
　佛事
　眾偈
　附斗菴大士錄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徹御等編

住重慶府長安山崇因禪寺

師因闔郡文武官紳等重建長安工畢，請就本寺開堂。拈疏云：「佛祖心髓、人天眼目總不出者箇，大眾見麼？不然，請維那分明露布。」

法座。以拄杖指云：「師子王登獅子座，全提正令顯家風，千妖百怪藏無地，凜凜寒威震大雄。」喝一喝，遂陞座。告香云：「此瓣香，無聲無臭，絕相絕名，兩間仗以成儀，萬物憑之得體，洞明日月，旋斡春秋，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爇向爐中，耑申供養本師釋迦文佛、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伏願光騰宇宙非空色，瑞繞彌盧亙古今，度世不忘悲願力，法幢隨處展叢林。此瓣香，根盤大地，莖塞中天，地天否泰之不移，成住壞空而不變，金枝特秀，玉葉芬芳，蔭庇六虛，光垂八表，爇向爐中，端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民祿足時國祿足，人心安也道心安，萬邦共慶堯天日，永扇淳風無易難。此瓣香，歡騰朝野，道玅陰陽，權造化以握

地柄天樞，運璇璣而抱星移斗轉，仁聲大振，至化遐宣，福國福民，為祥為瑞，爇向爐中，特申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洎本省本府在位尊官、重建長安當期護法、鄉紳文學、遠近檀越等，敬願退則得貴、得名、得祿，進則尚道、尚德、尚文，勳業格人、格地、格天，壽算如岡、如陵、如嶽。」末後拈香云：「此瓣香，向幾頹皮骨、幾斷情關、四絕三甦、一生九死處得來，今日人天眾前不免當陽拈出，爇向爐中，單為供養見住夔州府梁山縣金城山金城禪寺醉佛樓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本師破山大和尚，用酬法乳深恩，惟願棒頭喝下騰獅象，語後聲前快馬牛，徹骨為人心片片，一回相見一回戞。」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聲前薦得，猶落二三；句裏承當，總成窠臼。正恁麼時，不屬見聞、不墮聲色，佛眼覷不及，世智莫能分。第一義還有觀得者麼？」一僧纔出，師云：「劍去久矣。」便打。進云：「學人猶未問話，為甚便打？」師復打，云：「刻舟之流，如麻似粟。」進云：「和尚也不得壓良為賤。」師連打，云：「公驗分明，不勞再勘。」問：「殿宇鼎新，法幢初建，且道以何法為人？」師豎杖，云：「者箇棒棒見痕，刀刀見血。」進云：「只此便是，為復別有？」師云：「別有別無，不堪供養。」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如何是無為法？」師云：「待汝心空及第時即向汝道。」乃云：「渝州法道久荒殘，瓦礫荊榛不忍看，今日山僧重拔劍，家家有路到長安。如是，則荊榛自翦、瓦礫自除，寶所自通、靈根自茂，到者裏河山生色、海野呈祥，智鑑高縣，宗風大振。斬新做成潔白世界，平空建立光彩門庭。展開盡大地，作箇選佛選祖之場；拈出一毛頭，示現度馬度牛之路。一任人天魔梵、僧俗男女，豎去橫來，七通八達，饑餐渴飲，健起困眠，出沒卷舒，自由自在。人人腳跟點地，常光現前；箇箇鼻孔遼天，壁立萬仞。聖凡情量，不隔纖毫；愚智根源，奚分增減？森羅萬象，共證般若菩提；九有四生，同明正法眼藏。所以道：『十方坐斷，一道齊平；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驀拈拂子，拂一拂，云：「大眾！既然河清海宴，道泰民安，林下衲僧激揚宗旨，且今日新崇因到院為國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萬古堯天輝佛日，長今舜世振宗風。」(敘謝不錄)復舉：「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師云：「二大老所謂一人在高高峰頂立，一人在深深海底行，各自分疆劃界，你東我西，未免遭人檢點。若是衣上座則不然，說甚逢人出不出，大家都在者裏，豈特為人不為人？問著各與三十棒，雖是太殺傷慈，要且門風端正。」乃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男兒別有通霄路，怎向他人行處行？」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正心周居士等請上堂。「打口鼓子，說禪說道；著弊垢衣，入水入泥。山僧今日不惜唇齒，與汝諸仁葛藤一上。」遂以拂子打〇相，云：「大眾見麼？若向者裏見得徹去，便見三世諸佛皆在者裏放光現瑞、接物利生，歷代祖師亦在者裏設化門庭、分宗列派，天下老和尚也在者裏建立法幢、流通正脈，盡大地人若聖若賢、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非男女，乃至四生六道、有情無情、一切含識等，總在者裏資治勞生、安身立命，塵塵不別、剎剎無私，萬象森羅全彰海印。者裏明得，百處千處一時明；者裏透脫，百處千處一時透。何必長期短限、晝三夜三，便好掀倒禪床、掉臂不顧？如或未然，更聽一偈：『心城垣固少停休，理域門開坐玉樓，野馬且將繩索繫，戀場獅子謾拋毬。』」

上堂。問：「如何是長安境？」師云：「塗山禹穴，字水龍門。」進云：「如何是長安人？」師云：「頂天立地，鼻直眉橫。」進云：「人境俱不立時如何？」師和聲便打。乃云：「拈花微笑，承虛接響，斷臂安心，割肉補瘡。恁麼則佛祖玅道只平常，為什麼東討西覓，咬定不肯承當？」擊拂子，云：「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登先阮居士請上堂。問：「如何是最初親切句？」師云：「早晨喫白粥。」進云：「如何是末後親切句？」師云：「晚來又覺饑。」進云：「前後坐斷，中間不立時，且道親切句在什麼處？」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僧拂袖歸位，師便喝。問：「昨日事如何？」師云：「今朝不異。」進云：「今朝又若何？」師云：「昨日一般。」進云：「昨日今朝即且置，當陽一句作麼生？」師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乃云：「天大莫能蓋，地大莫能載，納在一毛頭，郎當大自在。雖然如是，崇因恁麼說話，且道得自何來？」卓拄杖，云：「擊碎破沙盆，瓦子成一塊。」

元宵，上堂。「新正十四十五，處處敲鑼擂鼓，家家燈火沉沉，回陽洞明天府，內有一盞光明，七通八達鹵杵，舉向拄杖頭邊，照徹銅肝鐵腑。」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些子玲瓏絕去來，輝天鑑地騰今古。」

德亮耆舊請上堂。「路本平夷，行來即險；眼分明暗，看自成盲。見不及時，眉毫萬丈；行不到處，壁立千層。腳跟下蹋破地竅天關，隨處通衢直捷；眼睛底刺瞎傍觀正視，管取見諦精明。到此時節，掀翻漆桶，直步大方，擺手出長安，逍遙諸國土去也。所以道：『不移寸步，遊歷三千；弗越片時，融通今昔。』山僧恁麼告報，還有消息也無？」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空舟逐浪。」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窮子無衣。」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驀豎拄杖。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打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僧禮云：「謝師答話。」師云：「有慢闍黎。」乃云：「鐵漢提鉏取礦，太陽捧日求燈，只因不識自己，所以向外馳尋，生成頂天立地，長就鼻直眉橫，終不履冠戴履，何勞掩耳求聲？明明為汝道破，八兩原來半觔。既然如是，且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作麼生？」喝一喝，云：「本是膃肭臍，喚作海狗腎。」

為穗安居士請上堂。「無屧廖門闥，盡力扣難開；沒關鍵奧堂，放身挨不入。腳下紅絲未斷，手頭瓦子欠靈，一向信二疑三，致令進五退七。是以只在籬牆外打之遶，不得穩密處坐一坐。諸禪德！可中若有箇通方上士、勇猛丈夫，不顧危亡，拌著性命，自肯單刀直入，管教坐享成功。倘或三撻不回，一任東西南北。何故？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把手牽伊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喝一喝。

圓通大士誕辰，上堂。「返耳觀心，耳中著水。返眼聽性，眼裏撒沙。所返既忘，觀聽亦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二相不生，生滅自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心境一如，是真三昧。」乃豎拂子，云：「大眾見麼？」擊禪床，云：「聞麼？觀世音菩薩從此聞修三昧，安詳而起，向山僧拂子頭上示見百億香水海、百億須彌山、百億佛國土、百億眾生界。於諸界中復見百億大自在身、百億爍迦羅首、百億母陀羅臂、百億清淨寶目，復放百億大寶光明，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於諸光中復出百億廣長舌相，一時出大梵音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見受生。和光同塵，應機接物。從無住本，流出萬端。』於是應以國王、宰官、居士、長者、天龍八部、人非人等，乃至佛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為說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統三界以為家，作四生之依怙。生凡育聖，廣利群品。有感必通，無求不應。大眾！既然菩薩見如是種種神變、作如是種種佛事，可謂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正當恁麼時節，畢竟如何瞻仰？」乃起身，以拂子拂一拂，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師誕辰，上堂。問：「四月八日佛降誕，二月廿一祖師生，且道是同？是別？」師云：「一箇鼻頭，兩孔出氣。」進云：「昔日道：『惟吾獨尊。』今日道甚麼？」師便打。進云：「畢竟如何是為人的的句？」師復打，乃云：「山僧適來在方丈內有一句子佛法，擬欲拈出供養眾兄弟，卻被木上座一口吞卻了也。如今更要別尋兩句以悉鄙衷，只是一期又說不盡。何故？向下文長。」

上堂。「七尺蘆柴直下鉤，斷橋水上截西流，漁翁既不藏徼倖，果是金鱗快聚頭。」以拄杖作釣勢，云：「眾中莫有金鱗麼？」一僧出，師云：「不是，不是。」進云：「是，是。」師云：「是箇什麼？」僧擬議，師打云：「是甚鍼眼魚，來上龍門釣？」時數僧問答皆不契，師下座，一齊打散，拽杖歸方丈。
上堂。「古人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山僧三十年前傾倉罄橐，祇得箇窮唇寡舌、雪骨冰肌，即今雖住箇院子，與眾兄弟說話，窮也不得、富也不得，有也不得、無也不得。何故？若富貴，則眾星飛彗，未免雙月同宮；若貧窮，雖四海宴清，要且孤君即位。大眾且道：『有無雙遣、富貧不立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大士淨缾陳瓦子，彌勒布袋破葫蘆。」
上堂。「生來不會捩扭，祇記得箇小九。二五原來一十，三三豈不見九？不解誇經賣紀，弗覺分妍辨醜。」卓拄杖，云：「只有一句佛法，家犬明明是狗。」
解制，澤明劉居士請上堂。「九旬禁足，三月護生，聖制告圓，委在今日。恁麼則金剛圈、栗棘蓬一時吞跳，龍象堂、獅子窟八字打開，行者自行、坐者自坐、去者自去、住者自住，一任東西南北舒卷縱橫，自在自由，無罣無礙。雖然如是，且盡大地是箇解脫無底深坑，動則墮坑落塹，不動亦墮塹落坑。試問諸禪德：動的是？不動的是？」便下座。

住湖山治平禪寺語錄

師自乙未秋日，因兵燹之後，治平傾圮，僅存藏閣椽柱數壁，門人佛語等請建逸居。
修造畢，上堂。「帝釋插一莖草建梵剎竟，老僧白手成家只據見定，雖則不遵古規，要且不離方寸。何故？」擊拂子一下，云：「同轉如來玅法輪。」
說戒，上堂。「三宗未設，無相無名；一念才生，有持有犯。有持有犯，則善惡日增；無相無名，則超然獨脫。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當念不生，萬法無咎；毫端有別，天地縣殊。故昔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汝本來面目？』」驀豎拂子，召眾，云：「還委悉麼？若向者裏委悉得去，便見各人安身立命、染淨不著處，亦見古人劈腹剜心、橫身為物處，並及五教三宗不勞分布，彈指領略去也。若猶未委，老僧不免為諸沙彌別通方便。」說戒竟，下座。

上堂。傳衣，云：「夫戒者，非是以衣具杖缽於行持處整樣莊模，然要在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棄塵合覺，久之塵根淨盡，自然覺性見前。若得邪妄拔除，管教真機獨露。到此時節，何事不辦？何戒不持？日用尋常頭頭在道，語默動靜著著符宗。然雖如是，此猶是漸次階梯，未是衲僧巴鼻。可中若有箇漢向鐘未鳴、鼓未響已前和聲嚼碎話頭，退步蹋翻地角，衣上座也只得點頭不輒。何故？自從能點過，少見姓熊人。」

佛生日，圓戒，上堂。「未離兜率，遍地刀鎗；既降皇宮，干戈不息。雲門一棒打殺，已是納款投降；湖山路見不平，正謂隨邪逐惡。當初失腳蹋他門戶，至今水洗不開。既然法令當行，豈肯推三就四？而今不免為諸大德無鎧甲底與汝鎧甲、無兵器底與汝兵器，直教箇箇殺佛、殺祖，斷盡自己命根；人人奪寶、奪珍，換卻人天眼目。乃至旂天號地，滅賊除姦，符到令行，如日消雪。縱是釋迦、彌勒，也須拱手擎拳；設使臨濟、德山，自合望風斂衽。諸大德！若具者般手段，可作佛祖兒孫，堪報不報之恩，一時普報了也。老僧恁麼告報，還有恁麼人麼？」震威一喝，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住太公山石寶禪寺語錄

師在綦江龍潭，受蒼峨上座等請入院。

三門。云：「欲登石寶奧堂，先跨石寶門戶。既然鑽仰彌堅，且道作麼生入？咄！自從八字打開，至今一條大路。」

佛殿。云：「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即今新石寶，更教禮阿誰？」喝一喝。

方丈。云：「若立一塵，九間僧舍熱烘烘；不立一塵，八面天窗空寂寂。」指侍者，云：「立也是你，不立也是你。」

拈疏。云：「百千法門，無量玅義，覿體全彰，何須特地？然雖如是，也要大家知。」

法座。以杖擊云：「石寶之座方廣而高，攀仰莫及，老漢親遭，今日被者一夥沒面皮人拖拖撦撦，業網難逃，且道還有具眼者麼？看石寶[跳-兆+孛]跳。」遂登。拈香祝聖畢，末後拈香云：「此瓣香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逢強即弱、遇柔即剛，三家村裏生成、十字街頭賣弄，只得聲喧海宇、價重寰區，次回拈出爇在爐中，敬為見住夔州府梁山縣萬竹山福國禪寺雙桂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破山大和尚，用報法乳之恩。」斂衣趺坐。上首白椎竟，師云：「人不逢人，必難啟乎至情之口；言非得意，亦無覿面點首之儀。今幸蒼峨上座三於龍潭覓老僧至此，與諸禪德相席打

令，想是人已逢人、言亦得意，老僧縱無至情之口，且拄杖子輕讓不得。」驀卓一卓云：「誰是覿面點首者？請出與老僧話會看。」問答畢，師乃橫按拄杖，喝一喝云：「此段風光會也麼？一莖拄杖縱橫拖，非他不善誇經紀，無舌童兒恨話多。」

開爐，上堂。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什麼不識？」師云：「不識，可救一半。」進云：「那一半作麼生？」師云：「問取門前石土地。」問：「臨濟三玄要，雲門一字關。一字關且置，玄要事如何？」師云：「穿過髑髏。」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古鏡未成前。」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古鏡已磨然。」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古鏡照無偏。」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拶碎虛空無朕兆。」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日出明明光普照。」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瞎馬瞎驢分草料。」進云：「三玄三要知端的，一字關頭又若何？」師震威一喝，僧作禮，云：「臨濟與雲門鼻孔在和尚處，還有分別也無？」師打，云：「一串穿卻。」問：「如何是吹毛劍？」師豎拄杖，云：「好子細。」進云：「未出匣時如何？」師打，云：「伏屍萬里。」進云：「出匣後如何？」師復打，云：「青天也須喫棒。」乃卓拄杖，云：「通紅爐鞴、惡辣鉗鎚，鍛鍊聖凡、鑄鎔魔佛，任是銅頭鐵額、純鋼打成，非佛非魔、不凡不聖的漢到來，老僧者裏不惜手腳、廣用炭煤，亦要幾過紅爐、幾經辣手，將他舊知惡習一一銷鎔，聖量凡情些毫鍛盡，管教全身打扮、脫體莊嚴，表正影端、光前裕後。大眾！正當恁麼時節，就本推功一句作麼生道？」復卓一卓，喝一喝，云：「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驀拈拄杖云：「道在日用，日用不知，屙矢放尿，喫飯穿衣，一一全彰西來的的意。恁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畢竟明箇什麼道理？」乃卓一下云：「吾無隱乎爾。」

上堂。問：「進前一步，有犯當頭；退後一步，離宮失殿。不前不後，合作麼生？」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進云：「恁麼前後坐斷，不立邊際，畢竟如何棲止？」師打云：「夜半無餘事，就爐枕石高。」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云：「恰。」進云：「黑白既分時如何？」師云：「露。」進云：「分與未分時如何？」師云：「箚。」乃云：「推不向前，如珠走盤；約不退後，如盤走珠。不是神通玅用，亦非法爾如然，自古自今，非常非異。設或到得者般田地，又且如何？」鼓掌呵呵大笑云：「牛角自尖，羊角自鷲。」

上堂：「蹋碎阿房蒙古石，大驚小怪走忙忙。依然只是兒孫事，祖父元來不出堂。」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乃豎拄杖，云：「見麼？有眼同見。」卓一下，云：「聞麼？有耳同聞。既然同見聞，此便是聲、是色。且道：如何是大道真體？」復卓一卓，喝一喝，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上堂。「喫飯打濕口，洗面打濕手，箇事本現成，人人盡知有。只不合等閑一問，問著十箇有五雙，眼似流星，口似匾擔，依舊面前背後，佛法不得順手。」拍膝一下，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問：「麤細思三惑，亦用亦不用？」師云：「窮猿抱子懷中熱，宿鳥無雛夜半寒。」問：「學人工夫不上，乞和尚慈悲指示。」師云：「纔加防守，子盜家財；不禁門庭，父授子業。參去。」乃云：「日把絲綸戲碧波，深潭巨浪意如何？直須大透龍潛處，吸盡西江水一河。然而老龍潛處，勢所難到，若到則喪身失命，不到則疑滯一生。若果到得恁麼所在，管教老龍縮舌，頷下收珠，地覆天翻，山崩海裂，然後睡龍宮、眠虎穴，當知誰箇可交涉？猛然平地一聲雷，一條拄杖廣長舌。」喝一喝。

上堂。舉：「趙州和尚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師云：「趙州古佛尋常揭示一機一境，眼光爍破四天下，只者一轉卻有半邊照不著。若據石寶見處又且不然，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泥佛須度水，真佛無方所。眾中若有箇英俊衲子聞恁麼舉，判出來道：『長老！你者些說話正是有半邊照不著。』」卓拄杖一下，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佛成道，上堂。「六年忍餓苦辛勤，一點明星刺眼睛，剛道瞿曇成正覺，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火柴頭一時[跳-兆+孛]跳，觸碎了灶神眉毛，無底甑怨氣沖天，爆竹頭攤聲失笑，莫怪石寶倒語顛言，恐爾不是聰明神道。若果是箇神道，免教鐘磬椎惡鬧。」以拄杖打地，云：「再與你燒一分錢，休當神前酒臺盤，莫謂相逢不相識，枕石漁翁網覆顏。」喝一喝。

上堂。問：「如何是學人不動心處？」師云：「討什麼碗？」乃云：「父子情同，渾無彼此；君臣道合，杳絕疏親。治國齊家，上呼下應，入則如藤倚樹，出則似箭離弦，不惟貫革九重，而且萬機直透，有時弓矢雙收，更教連銼墮地。且道利害在什麼處？」震威喝一喝，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

上堂。值竹爆聲，師云：「爆竹一聲，乾坤失色。吟龍嘯虎，都盧卷舌。頑虛墮地，金剛腦裂。倏忽掉首，虹橋便折。有交涉處沒交

涉，沒交涉處有交涉，浮雲過去空消歇。衣長老恁麼告報，且道是什麼時節？」以拄杖向空劃◎云：「別別，廣寒宮裏一輪月。」
上堂。問：「日前蒙和尚道：『爆竹一聲，乾坤失色。』必定利害在什麼處？」師便喝，僧亦喝，師云：「好喝。」僧無語，師便打，乃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了無縫隙，迥絕安排，四天王驚步不前，八金剛側身退後，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到此計盡神疲，千生萬受。而今不免放開線道，曲引旁通，十字縱橫，千差合轍，更教三乘十地出入自由，四聖六凡去來無礙。然雖如是，敢問大眾：把住放行即且置，一毫頭上見乾坤句子作麼生道？」卓拄杖一下，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除日，上堂。「昨日、今日、明日，過去、見在、未來，總是一般時節，何須強用安排？衲僧鼻孔依舊，山頭巖石崔嵬。雖然如是，莫道無事好。」乃豎拂子，云：「擾亂春風卒未休，明年更有新條在。」
上堂。「氈氅草野兔狐巢，獨坐孤峰地不毛，神女襄王歸甚處？不乘御輦步虹橋。大眾！此四句可盡臨濟老人生平伎倆，就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會得，不妨向方丈裏通箇消息。」
元宵，解制，上堂。問：「三陽開道泰，萬卉盡霑恩，更有臨行句，如何舉似人？」師便打，進云：「恁麼擺手出長安去也。」師復打，云：「未可容易。」僧拂袖便出，師震威一喝，乃云：「無解無結，九十日畫地為牢；有證有修，二六時釘樁搖艣。釘樁搖艣的，灼然寸步不移；畫地為牢的，不妨走盡天下。走盡天下，寸步不移，是什麼虛空掘洞、好肉剜瘡？點簡將來，總成計較。殊不知，日不待火而熱、風不待月而涼，鳧短鶴長、松直棘曲，本不相貸，何假外求？雖然，若不到元宵，安知有燈夜？」乃起身，橫按拄杖，喝一喝，云：「道人何碌碌？心切為誰癡？一箇頑石寶，慶賽許多時。」卓拄杖，下座。

住江津縣圓通禪寺語錄

師在石寶，受明也何居士等請入院。指三門云：「迢遙萬里，不滯郵亭，截斷歧途，於斯迴別。」乃喝一喝云：「直饒跨斷黃金限，也須平地喫交來。」
佛殿。云：「城東不欲見面，趙州不喜聞名。今朝覿體相呈，且道如何禮覲？」展具，云：「釋迦鼻直，彌勒眼橫。」便拜。
方丈。云：「從上諸佛祖、天下老和尚，入者裏不得，出者裏不得。為甚如此聱？」卓拄杖，云：「窄。」

拈疏。云：「此中箇消息，從來不覆藏，形名曾未兆，文彩已全彰。大眾見麼？若猶未見，更請維那宣揚。」
法座。以拄杖指云：「須彌王座，威震三千，嵯峨特達，孰敢躋攀？新圓通至此，且道作麼生履踐？」喝一喝，云：「舉步當陽親坐斷，脫體無依威更嚴。」遂陞座。拈香祝聖畢，末後拈香云：「此瓣香，時開意氣，日振英風，抽火球之電於機先，篆相好之毫於此際，此乃第三回拈出，專申奉為見住夔州府梁山縣萬竹山雙桂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破山老和尚，以酬法乳之恩。」斂衣敷坐。上首白椎竟，問：「大開爐鞴，鍛鍊聖凡，就中有一箇非凡非聖，作麼生辨別？」師云：「勘破了也。」進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那待四時推？」師云：「卻較些子。」乃舉：「簡堂機禪師住圓通，上堂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大眾！者老漢恁麼說話，想是藥餌不行，故以死貓頭坐守冷舖。新圓通者裏，生藥舖不開，死貓頭不賣。」拈拄杖，卓一下，云：「只據一條白棒，可名萬病一鍼，饒他怪症多般，但向頂[寧*頁]一箚，直教膏肓絕疾，立斷命根，自然穴脈疏通，病元蕩盡。到斯時節，絕後再甦，表裏通痊，頂底無恙，通身放下，徹體安和，豈不慶快生平、玲瓏八面哉？呵呵！然雖如是，眾兄弟後五日到諸方去，莫道老僧是白鬼太醫好。何故？」復卓拄杖，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鋌。」
有知行者為祖雲徹圓寂請上堂。喝一喝，云：「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脫戰袍，搥碎一條煙火褲，毗盧眼底玅峰高。」復喝一喝。
佛涅槃，上堂。「雙腳露出，金棺自舉。三昧火焚，灰飛煙滅。總是如來入般涅槃時節。正與麼時，如何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補陀大士誕辰，上堂。「以耳返觀，鐘依舊是鐘、鼓依舊是鼓；以眼返聽，水依舊是水、山依舊是山。不見道：『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還委悉麼？」
佛語柴頭生日追嚴，請上堂。問：「佛法禪宗即不問，休言死後與生前。柴頭今日請陞座，為報嚴慈證覺仙，和尚憑何指教？」師云：「錦上更添花。」進云：「即今雙親在什麼處？」師豎拄杖，云：「者裏見大人相去也。」進云：「過去先亡蒙指示，慶生一句作麼生？」師云：「大木過眉堪作棟，烏藤入手便成龍。」進云：「正所謂一龍治雨，萬彙霑恩。」師云：「不勞重讚歎。」僧禮拜，師乃云：「一口吸盡西江水，一默全收不二門。雖然發用不同時，大抵總歸於一致。」以拄杖劃一劃，云：「大眾！還委悉麼？者裏委悉得去，龐公不後、淨名不先；如或未然，正好向者不先不

後裏許撥轉今昔關頭、掀翻生死窠窟。到得與麼田地，便知我元良范老居士生也口吞佛祖、死也眼蓋乾坤，與淨名龐公在孤峰頂上相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在十字街頭握手卻在孤峰頂上相逢，任運自由，縱橫無礙。然雖如是，只恐冤家路窄，撞著佛語柴頭不肯放過。何故噇？」卓拄杖，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恩者。」

蒼峨維那生日追嚴，請上堂。「生亦不曾生，死亦不曾死，生死本來空，萬法皆如此。大眾！古人恁麼裂碎舌頭，將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盡底一時話破了也。還會得麼？若也會得，地藏走冥司即易；儻或不然，釋尊陞忉利卻難。因甚如此？」以拄杖劃〇，云：「參。」

結制，上堂。「連連兩度展爐鎚，銕額銅頭也皺眉，煉得通紅冰雪冷，自然有箇好便宜。」

上堂。「看孔著楔，量體裁衣，差之一毫，失之萬里。教外別傳之旨，無故的看穿兩隻眼睛；劫前未兆之機，平白地走滑一雙腳板。不見道：聞聲悟道底，如龍得水；見色明心底，似虎靠山。雖然，敢問大眾：心絕見聞，道非聲色，畢竟如何說箇悟明道理？」拈拂子，拂一拂，云：「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上堂。「富豪公子太無端，日向安中討不安。捨卻自家真寶藏，沿門逐戶告艱難。」

上堂。「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滿耳滿目，全色全聲，冬寒夏熱，夜暗晝明，頭頭物物，剎剎塵塵，一一全彰佛祖大光明藏、向上宗乘。雖然如是，在汝諸人分上合作麼生發明？切忌指賊為親。」

上堂。「即心即佛，頭上安頭；非佛非心，斬頭覓活。去此二途，如何諦當？諸禪德！到者裏，前不遘村、後不迭店，天地不能蓋載、日月無可照臨，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去來無以象、動靜不以形，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沒依倚、絕對待，至於善惡淨穢、明暗色空、知覺見聞、取捨得失，一一安置一邊，除卻兩頭三處，尋箇穩密潔白所在，便請馬簸箕說箇心佛道理看。如或未然，聽取一頌：即心即佛止啼錢，非佛非心矢上尖；古殿杳無人去住，當堂笞帚教誰拈？」

上堂。「者事原來沒可奇，古今著著見成的，功名富貴延賓酒，生死輪迴伴客棋。酒發悶來猶慕酒，棋輸卻去又思棋，到頭一著隨君看，玅在呵呵大笑時。迦葉微笑、彌勒長笑、寒山一笑、虎溪三笑，雖然笑處不同，要且用來是一。即今鄭居士請老僧說法，縱是長說短說、有說無說、順說逆說、權說實說，子細點簡將來，也只好付之一笑。何故？」遂鼓掌呵呵大笑。

上堂。「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如來禪，祖師意，畢竟作麼生分析？」豎拂子，云：「會麼？要會便會，疑則別參。」
上堂。「佛法二字，不是口閑觜賤；拄杖一條，豈特腳癢手蘇？入水入泥，廝煎廝炒，為人竭力，倒腹傾腸。若箇靈利衲僧，只消一撥便轉，可憐孟八郎漢抵死三撻不回。三撻不回即且置，一撥便轉底如何？」拍几，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上堂。「喫飯穿衣靈造化，迎賓待客有誰師？大悲千眼通身是，日用何嘗忽一絲？」
上堂。「得大機，施大用，擊碎驪龍明月珠；明大智，顯大能，敲出鳳凰五色髓。胸中藏日月，掌內握乾坤，運竭世樞機，跨通方闍域。光生萬象，瑩潤十虛，品彙茲彰，人天正眼。圓通恁麼告報，還知恁麼人麼？」震威喝一喝，云：「成住壞空千萬變，惟渠些子自如如，分明不是鄰村漢，天上人間大丈夫。」
解夏，上堂。問：「聖制告圓即不問，金毛出窟意如何？」師云：「唬殺人。」進云：「和尚也須照顧。」師云：「羞殺人。」僧便喝，師便打。問：「學人欲得歸家，未審前途遠近？」師云：「如許之年，猶在問路。」進云：「要行三汊路，特問去來人。」師打，云：「進退三千里，當陽一步收。」問：「白髮青眉，為甚改頭換面？」師云：「荒鬱鬱中蟻走馬。」進云：「絲來線去，何多傀儡鞦韆？」師云：「浪翻翻地鱉騎龜。」問：「放去塞滿乾坤，收來無芥子許。乾坤芥子且置，不收不放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恁麼制解期圓，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牛頭南，馬頭北。」乃云：「有佛處不得住，山高海闊；無佛處急走過，地迥天空。只如做金使金、做銀使銀又作麼生？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一終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徹御等編

住雲浮山珠林洪福寺語錄

師自己亥秋日因洪福傾頹，眾緇素等啟請重修，乃於是日到院。
山門。云：「選佛場開，人天路設，是聖是凡，同途同轍。」震威喝一喝，云：「師子林中獸跡稀，象王行處狐蹤絕。」
據室。云：「深密密，黑漆漆，打開漏籬窗，蹋破璿璣石。扉樞聲奮管絃長，蛛網塵聯寶蓋幕。一層煙篆一層簾，苔褥蒲氈富貴極。」卓拄杖便坐。
歲旦，上堂。「珠林院裏打鼓陞堂，人天眾前祝聖拈香。新年頭一句佛法，且道作麼生商量？」擊拂子，云：「天地玄黃。」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天是天，地是地。後四十五日，山是山，水是水。正當四十五日，恭惟各各道體輕安，起居萬福。」
湛明為師蒼峨圓寂，請上堂。問：「坐脫立亡即不問，生生死死事如何？」師云：「葛藤千處斷，布袋兩頭開。」進云：「既生既死，又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頂橫麗日，足蹋冰輪。」進云：「恁麼來去無生死，死生任去來。」師云：「喫棒有分。」乃云：「捨妄歸真，棄波求水；厭常喜異，遠火尋煙。火與煙、波與水、真與妄、異與常，是什麼捏目生花、抱贓叫屈？不見道：菩提煩惱無非本地風光，生死涅槃盡是真常流注。出出沒沒，亙古亙今，蓋色騎聲，輝天鑑地。老僧恁麼告報，還知蒼峨上座去處麼？」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追嚴，上堂。「陽臺夢枕，花縣繁興，人世好留，光陰太速。所以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良憲周居士自向者裏知得落處，視死如生、視生如死，斬斷葛藤，轉身掉背。既然如是，資薦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以拂子拂一拂，云：「三世門中留不住，九蓮臺上悟無生。」
陳居士看經，請上堂。「世尊不說說，三藏一十二部熾然說；迦葉不聞聞，一切修多羅經灼然聞。聞無聞，說無說，趙州轉藏下禪床，珠林轉藏登於座。者半藏，那半藏？婆子施錢唯經行，居士施錢唯看經。」豎拂子，云：「即此便是云何梵，即此便是啟請因，即此便是轉法輪，即此便是流通分。」擲下拂子，展兩手，云：「更親切。」

解夏，上堂。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師云：「迦葉全提正令，奈無殿後之謀；文殊慣用奇兵，不覺賊身已露。只如世尊道：『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又作麼生？」靠拄杖，云：「放過一著。」

住巴縣青巖寶蓮院語錄

師在珠林，受湖巖請入院。上堂，詣佛殿云：「聖不自聖，佛不自佛。」拈坐具云：「大展三拜，禮之常數。」
法座。以拄杖指云：「大眾！者箇喚作法座即觸，不喚作法座即背，不觸不背喚作甚麼？」擊一擊，遂陞。拈香祝聖畢，末後拈香云：「此瓣香隨身風味，就手馨香，日種金爐，時飄華座，乃第四回拈出，爇向爐中，特申供養見住夔州府梁山縣萬竹山福國禪寺本師破山老和尚，用酬醉佛樓前父子心，無端惡殺當人情，令人跳出膠盆外，猶帶膠盆毒氣腥。」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夜半花前月。」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孤身露地眠。」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縱不斬頭，何處覓活？」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僧禮拜，師便打，乃云：「平地生風閑語話，漣漪涕唾口喃喃，舌頭無骨帶阿鋒，總教赤絲隨處斷。」良久，云：「大眾還會麼？若會，但看金鱗隨浪靜，孤鶴任方閒，短處長，窄處寬，蝦蟆騎象釋迦牽，說甚麼玅峰頂、須彌山、恆沙世界赤足穿，毗盧眼底打鞦韆？且道是什麼人作略？啊！原來是華藏界、閻浮提、震旦國、蜀川東、青巖頭、寶蓮院、藕絲孔裏遊戲神通熊入漢。」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和聲便打。進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復打。進云：「恁麼為人，瞎卻天下人眼去在。」師云：「老僧罪過。」乃云：「朦朧千萬劫，朗麗一朝期，紅日挂當陽，群陰不復暗。了了目前事，閒閒額上眉，從教鼻直眼橫，休疑欠少。如何得不欠少去？」以拂子拂一拂，云：「耳不從聲有，眼非借色明，定盤星在握，毫髮不私君。」
宗元請上堂。問：「如何是一句具三玄？」師云：「銕蛇上樹。」進云：「如何是一玄具三要？」師云：「石虎騰空。」進云：「謝師答話。」師打，云：「牢牢記取。」問：「山窮水盡時如何？」師云：「兒孫不著力，祖父一身貧。」進云：「畢竟如何是轉身句？」師云：「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僧拜退，師乃云：

「影響門頭，乘風偃草；清平寶所，帶月連雲。直蹋三身四智之佛頭，始是一治無為之樂案。爾等有萬里思歸，仍去逢場作戲，而滯山滯水；雖一道齊平，復好承虛接響，而間壁間牆。故逐以皓皓地之指程，直教復隱隱地之家業，八方四至總屬之渠，且置之勿論。歸家穩坐一句作麼生道？」靠拄杖，云：「夜深不作三更夢，還鄉曲子教誰聞？」

上堂。問：「如何是水中月？」師云：「圓的圓，缺的缺。」進云：「如何是鏡中影？」師云：「人是人，境是境。」進云：「月墜西山，影歸何處？」師便打，乃云：「嘉州大像倒騎陜府銕牛，遊盡四大神洲，末後來龜毛上結果、兔角裏成紋，汝等諸人還見也麼？」豎拂子，云：「通身無向背，遍界不曾藏。」

臘八日，上堂：「開疆展土，事假征夫；垂拱端居，恩緣世主。內得應命元機之治，外無違條矯制之風。率商負販者，不滯關津；逐境迷心者，機抽物表。家國定父子君臣之象，世界得塞空明暗之分。岑巒海嶽，日月星樞，上下列而天地成，寒暑分而陰陽判。四生六道，各隨其宜；萬象森羅，全承至化。老瞿曇無故的錯睹明星，乍言悟道。敢問大眾：『既悟後，且世世界、法世界相去多少？』」驀拈拂子，拂一拂，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上堂。「老僧昨夜閒遊，山頭四顧林丘。溪西寒泉古澗，橋東冰結川流。大地一場閒曠，清虛霧結綢繆。倏忽金雞報曉，紅日東昇樹頭。此是時人目下菩提，衲子分中又作麼生著眼？」喝一喝。

除夕，上堂。問：「年完月盡事如何？」師云：「臨頭不短。」進云：「日來時去又如何？」師云：「斷處偏長。」進云：「恁麼爆竹催黃道，寒梅遞早春。」師云：「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問：「每日陞堂，棒如雨點，喝似雷轟，去此二途，別相指示。」師云：「笛敲驢背暖，曲調馬蹄寒。」進云：「恁麼知音不必重重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師云：「汝莫知音麼？」僧擬進語，師打，云：「陽春腔子句，半沒柳啣煙。」乃云：「挑燈本乎破暗，拔劍為斬不平，若是恁麼人，方堪恁麼事。隔簾點首於關門，打睡太煞遲疑；揜耳覆頭於顧鑑，嚬呻誠非唧溜。直待令行符到，猶是下機，況乎逐句迷宗，何堪種草？可中若有箇坐斷禪床角底出來，折卻烏藤，掀翻露布；若再言中伏刺、句內藏鋒，又是老僧罪過。」

元宵解制，上堂。「年來年去日蕭蕭，冷坐山堂伴寂寥，怎似打開布袋口，大家隨分賞元宵。」

復住治平禪寺語錄

康熙元年蒲月朔日，師復住湖山治平禪院，雙桂專使送法衣至，上堂。提起衣云：「如來拈示，迦葉笑通，達磨丁寧，以之表信，黃梅囑付，語之休傳。既云表信，如何休傳？」遂披云：「自家不了關誰事？殃及兒孫意太濃。數載錯如剜好肉，而今瘡上又加癩。」喝一喝，下座。

雙桂訃書至，上堂。拈書示眾云：「何處悲風震？訃音特地來。」復展開云：「啟函消息見，免惹眾疑猜。遂度與維那。」宣讀畢，乃云：「釋迦已滅度，彌勒未降生，有法誰人說？有令誰人行？正當此濁惡之際，幸值我雙桂老人力挽頹風，幾回末運，重光佛日，遍柱法幢，羅龍打鳳於東塔錦江，倒弄顛拈於萬峰醉佛，雄踞諸剎，春秋七旬，騰邁古今，寰區仰重。不憶報緣克畢，能事既終，攝化歸真，家堂穩坐。所以道：『一出一沒，不可徒然；示死示生，豈同小補？』既然如是，且今日不肖徒照衣舉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以袈裟拭目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結制上堂。指法座云：「寰中天子停機日，塞外將軍洗甲時，老衲偷閒曾幾載，正當開啟太平期。」遂陞座。拈香祝　聖畢，云：「金鱗幾度入渝江，不遇垂鉤空自忙，雖聽數聲漁父曲，無非天籟弄晴楊。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口耳得來終非至寶，若能親到親證，管教特牛墮胎。眾中莫有墮胎者麼？」問：「如何是賓？」師云：「本自同根，煎染不一。」進云：「如何是主？」師云：「天上陽穿隙，阿房暗不侵。」進云：「如何是主賓交互句？」師云：「昨日穿籬筍，今朝成竹林。」乃云：「一向不恁麼，阬殺摩天鵠滯岸不前；今既恁麼，駭殺蹇腳驢退身三步。何故噇？本自不勞渠過眼，猛然蹋著羨希奇，饅頭撒下銕酸餡，硬破蹄心囚皺眉。」

上堂。「月明簾外急舒毫，萬化中天影莫逃，盡夜看來知幾度，清晨涌出一輪高。」驀豎拄杖，云：「大眾！此箇境界便是我大檀越申芝吳居士來山傾誠營供、飯僧請法，薦伊慈親高氏高昇淨域、托化蓮邦的祥瑞也。是汝諸人曾見也麼？若也曾見，便知日生月落悉是神通，地轉天旋總成玅用，展演見前佛事，發明向上宗猷，一道靈光，古今不易。既然如是，敢問亡故先靈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還委悉麼？地獄天堂留不住，魔宮佛界孰能拘？」

上堂。值雨雷大作，乃云：「報爾金鱗見也無，風雷相送到龍都，一聲劈歷衝三汲，免受漁翁破網拘。」喝一喝。

總督國英李公祈禳，請上堂。師拈疏示眾，云：「言言錦繡，字字珠璣，畢竟中間所云何事？」維那讀畢，乃云：「鬱鬱世界，剎剎

紛埃，風霜冷眼自天暉，必假仁人掃灑，自我大檀越培之。李公奉命入蜀二十餘年，撫勦雙彰，才德並著，祛邪氛祲，威不露而魍魎潛消；斧削荒荊，劍不揮而茅茨自翦。救民水火，如病得醫，若非天假斯人，安能挽我蠶叢？大造所謂大人境界、大人作用，故能運乾坤於掌握、懷日月於胸襟，開疆展土破天荒，衛國安民護法藏。既然如是，且道今日運星祈禳一句作麼生道？」驀起身，以拂子打圓相，震威喝一喝，云：「撥轉金輪稱五福，永安磐石祝三多。」
上堂。問：「玉符居士營齋，請和尚陞座，且道以何相為？」師橫按拄杖，云：「芒鞋蹋蹋牽高興，拄杖條條不放輕。」進云：「恁麼則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師云：「著。」僧禮拜，師乃云：「一道坦然平展路，來來往往人無數，芒鞋腳底貴從容，竹杖頭邊宜穩固，為聖為賢自此修，成佛成祖由斯悟，眾生不悟即凡夫，凡夫能悟即真佛，即此便是真清淨，即此便是不染污，即此便能出愛纏，即此便能離苦趣，直歸家舍樂長春，切勿中途而退屈。咄咄咄，莫輕忽，珍重爾曹努力行，是則名為究竟處。」
上堂。問：「一念紛飛，萬機鬥亂，如何是鬧中靜？」師云：「天明烏宿風間樹。」進云：「如何是靜中鬧？」師云：「夜半鶴鳴雲外松。」進云：「不涉鬧靜二緣，如何得平展去？」師喝一喝，云：「莫謂縣巖無蟻住，須知水急有魚遊。」乃云：「日暖風和，遍看山花似錦；雲開月朗，細聆鳥語如簧。塵塵剎剎露真規，物物頭頭呈玅貌，總一毫而光吞六合，普萬有而瑩貫十虛，聲聲演不二之義門，色色證玅嚴之極果，縱橫理事，收放主賓，日月雙推，乾坤合徹，正當恁麼時節，還知恁麼事麼？」驀拈拂子，拂一拂，云：「觸目菩提誰解薦？彌空般若孰能知？」
法乘薙髮，請上堂。「歌館叢中快有餘，長安沒箇出其途，幾離傲倖還行險，數愛英雄不丈夫。冷眼謾看花裏夢，熱腸惟戀淡中疏，古今一著贏棋子，無限人來只任輸。幸我良玉洪居士點簡分明，看得諦當，就黑白未分前一著子、一把把定，將者一局撒手掀翻，孑身抖擻，來到湖山，還他一場利害。咄！叢密雲深處，寥寥卻有人，鬚鬢都勦絕，高涌一頭僧。」
佛成道日，輿若請上堂。「雪山六載，苦行千般，夜睹明星，一場好笑。敢問大眾：且道老僧笑個什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已經打失兩莖眉，始見明星紅似火。」
解制日，資亡請上堂。以拄杖指靈龕，云：「生向湖山結道場，靈同龍象坐繩床，一番定案人天眼，千古因緣花雨香。」復卓一卓，云：「大眾！此是我大檀越總督李公生時插隻手來，搖醒湖山嬾漢，流芳法道，昌隆祖風，九旬刻限，制解期圓，密蔭功臣，暗扶

王化即不無，即今制解期圓末後一句作麼生道？撻散水銀休擬議，顆顆流星到地頭。」

康熙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師在藏經閣受重慶鎮臺陳公、比丘印密等請，就治平禪寺起建華嚴期會，上堂。以拄杖指法座，云：「即此座，非他座，三乘結就，五蘊合成，八德砌以玲瓏，六和莊而壯麗。」拽杖便陞，拈香祝　聖畢，末後拈香，云：「此瓣香，業根透海，冤幹掌天，只因途轍靈山，致惹老不自在，六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本師破山先老和尚，用酬法乳，所願再駕慈航東土，休圖那畔逍遙，眾生未盡莫辭勞，處處垂鉤下釣。」斂衣就座，白椎竟，遂以拂子作釣勢，云：「有麼？有麼？」問：「華嚴會上童子五十三參無一法可得，今日學人秖參和尚，和尚無法可說，某甲亦無法可得，到者裏還有格外提持句子麼？」師云：「他年陳草料，不中飽驢餐。」乃云：「華嚴性海深廣無涯，海出一漚作大佛事，於一漚中現無量佛剎微塵數世界海，於一一世界海中建無量佛剎微塵數寶王剎，於一一寶王剎中有無量佛剎微塵數如來，一一如來度無量佛剎微塵數眾生，即今一一向老僧拄杖頭上，見千丈毗盧遮那身為諸人說法去也。」以拄杖打圓相，云：「見麼？」卓一卓，云：「聞麼？若或不見不聞，聽取老僧一頌：『性海汪洋涌碧波，詳將層浪細看過，層層俱有瞿曇氏，信是諸人面目麼？』」喝一喝，云：「者事且置，只今祝國祐民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晏清天子福，八荒寧靜宰官能。」

文宇牛公誕辰，請上堂。「不搖唇，不鼓舌，機先按定，正恁麼時，恰好安身。就中還有機先按定者麼？請出相見。」一僧出，云：「問道非道，不問真道時如何？」師云：「老僧者裏不得閒。」進云：「某也不得閒。」拂袖而出。傍僧出，云：「如何是不得閒處？」師云：「風吹山且動，浪打石猶行。」進云：「果是不得閒。」師便喝，乃云：「壽域漸增過五嶽，老僧親手為添籌，饒他花甲從頭數，滄海桑田始一周。」

除日，上堂。問：「一年三百六十日，如何是舊年尾？」師良久，云：「還會麼？」進云：「如何是新年頭？」師策眉視之，僧便喝，師便打，乃云：「今朝為眾封年，一歲始終結案，三百六十飯錢，不消閻老打算，山野親筆勾消，一任穿衣喫飯，新語切莫開緘，貴了舊年公案，臨時地步梢頭，靜聽老僧判斷。」復云：「古天古地古巴國，古水古山古道場，老弟老兄老鼻孔，老人老衲老生薑，他年辣性依然在，舊日婆心尚未忘，一肚枯腸成幾節，更加蠱毒與砒霜，者回結案親收拾，轉眼千紅萬紫芳。」

師誕辰，法智劉居士請上堂。「花開花卸，鬱茂凋殘，新年舊歲，月缺月圓，星辰轉度，天地循環，此乃成住壞空之象，勿以老僧預

其數焉。且如年年此日、歲歲今天，因甚麼刻定此日生辰？一眾忙然，惹得寒暑相煎，日昳月遷。殊不知老僧轉眼初禪、瞬目二禪、彈指三禪，一任三減三增、三增三減，萬年一念、一念萬年。今日恁麼說話，管甚麼銅狄摩穿滄海桑田？」喝一喝，云：「周天花甲從頭數，數到臨時精扯誕，祇剩多年老鼻孔，元來不是孃生面。」

總督部院蔡公設齋，請上堂。「特為殘黎拯救來，好生訣子就機開，療痾道濟真甘雨，剿逆神威不怒雷。蒞楚風新巴子國，臨川香噴燕京階，蠶叢大造還源已，數載哀鴻竟不哀。如是，則知兵燹以來，天下之苦過於蜀，蜀中之苦過巴渝，百里無一毫炊爨之煙，萬人存二三狼狽之子，僅存皮骨，殆盡脂膏，若非大力量、大手眼人，元運莫能挽也。幸我當今皇上天眼天耳，遙見遙聞，青錢萬選，甌卜一人，得我大檀越蔡公蒲團久頓，情性天然，未出神京，嘉聲遠振，既臨川楚，槁木皆春，萬里江山無為而治，把數十年不展之愁眉豁然自開。大眾！既然如是，且即今海宴河清、民安物阜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毫端得把乾坤奠，鬼祟邪魔心膽顫，一粒靈丹處處圓，補天浴日家常飯。」

佛誕日解制，楊珍居士請上堂。舉文殊指善財南遊遍參知識機緣畢，乃云：「獨指南方得甚便？煙烽烽地對眉煎，潛通識海層層浪，暗度情關步步玄。樓閣未因三界隔，玅峰豈用兩眉鑽？吻唇咂舌搖金汞，刳骨剜心覓破錢，翻轉芒鞋穿底看，腳頭細辯百城煙。」

佛成道日，上堂。「皇宮降跡，日月不敢並其明；七步周行，蓮花得以襯其足。指天指地，鼓舌搖唇，分明是平地上搭天梯，就水下垂鉤線耳。位尊九五，猶不足以安身；必超三界，始可得而駐足。由是揮剛劍，斷繫足之紅絲；布白雲，捧玉轡之神足。逾城子夜，地步稍以寬深；仙梵殊途，劈頭俱皆蹋碎。魔軍百萬，欲加害而不能；苦行六年，自圓因而果滿。帝釋敷座，天女散花，泥蓮河下水清清，天上明星曄灼灼。且道是什麼時節？自燒自煉自烹時，天鼎坤池火候奇，煮爛一鍋黃葉子，人天喫飽祖師饑。」

小參

古牲坰宗明院，小參。「至道無傳，燈燈續焰；真經不語，句句明宗。黃梅夜囑，與之衣缽休行；舍衛時言，喻之浮筏過渡。所謂前陳後伏，大顯微收，只麼以心印心，即相非相。古云：『不與萬法為侶，豈從諸聖告窮？人人鼻直眼橫，各各頂天蹋地，既無授受，何有敲推？截斷葛藤，掀翻窠窟。』如斯告報，只要知歸，取捨自持，縱橫在我。苟或未然，但恐光陰易去，夢幻難忘，大限到來，

千生萬受。敢問大眾：如何是不落生受一句？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石林庵，小參。「生佛未興前，毛端吞巨海；陰陽既判後，芥子納須彌。芥納毛吞即且置，獨超物外底如何？」震威一喝，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報恩寺結夏，小參。「甚大因緣愜好時，預敲口鼓報渠知，一朝勒逼眉毛急，莫道山僧送話遲。」
金山，小參。「秋情太殺斟酌，百物枝頭寥落，即今更請陞堂，陞堂無法可說，各各[目*歷]眼瞠眉，人人知本識末，見此月在雲間，何待指標重重道破？阿呵呵，休蹉過，密移些子射光寒，舉步分明親蹋著。大眾！且道蹋著箇甚麼？」乃起身，喝一喝，云：「大石頭，大石頭，小石頭，小石頭。」
真機靜主請小參。「真機離世語，世語即真機，雨滴檐前石，風來樹上枝。離離離更即，即即即還離，離即生分別，堪宜又不宜？」拍膝一下。
忠州屏山胡居士請小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既弗存，法從何立？乾矢橛、麻三觔，鎮州蘆菔頭、庭前柏樹子又作麼生？」卓拄杖，云：「一串穿卻。」
高琯居士請小參。「沙裏淘金易，火內生蓮難，在家修至道，超然難易間。夫在家之家有幾許？有桑戶捲樞之家、有塵勞業識之家、有錦村繡砦之家、有洞府蓬島之家，未審居士在何等家？修何等道？」眾惘然。師拈拄杖劃此⊕相，云：「若向者裏直撞橫行，七穿八穴得去，方可謂華藏乾坤不能籠罩之真正在家人也。還委悉麼？脫或未然，聽取一頌：『酒店淫坊彌勒院，村歌社舞釋迦禪，是非善惡靈方寸，坐臥經行別宴然。橫駕泥牛耕火宅，倒騎銕馬弄金鞭，逢人唱首還家曲，管甚閻羅粥飯錢？』」
湖山小參。舉：「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乃至三度入定，遍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而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虛空中乘六牙白象。」師拈云：「月過空亭，玲瓏八面；風臨老樹，動蕩千枝。一明一切明，不待千燈室朗；一透一切透，何須九曲蟻穿？三千界畢竟何方駐足？一念中又於甚處瞠眉？世尊替盲人點眼，神方立效；普眼就討火帶柴，光焰齊彰。咄！涅槃城裏再詳詳，差別門中重看看。」
除夕，小參。「年盡、月盡、日盡、時盡、聲色往來人事盡盡，更有一箇孤孤迥迥、鹵鹵奔奔、囫囫圇圇、秀秀俊俊，十聖呼之無名、三賢喚他不應，直至驢年總不得盡，在汝諸人分中顛三倒四、七縱八橫，是汝諸人莫有曾得一見者麼？」拈拄杖一時打散。

小參。「老漢今日聊具三轉語，當堂拋出，供養眾兄弟們消遣歲月。」乃云：「明鏡能應物見形，為甚自照不得？頑石可取火焚山，為甚自燒不得？眼目有照鑑之功，為甚自見不得？若能於此三轉語中消息得去，且喜他與老漢共一隻眼。」
石寶，小參。「即心即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畢竟如何即是？」卓拄杖一下，云：「不是，不是。」
入室後，夜參。「更深夜久無餘事，石寶爐中火正煬，剛得幾團零落銕，一回鍛鍊一回鋼。」
冬節，小參。「君子道長，地轉天旋；小人道消，陽升陰伏。只如洞山道：『有一物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畢竟意旨如何？」擊拂子，云：「今日更添一線工夫。」
小參。示眾云：「石寶巖前無朕兆，石寶堂前多語笑，石寶門前風浩浩。大眾！者三句下薦得，臨濟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四照用一串穿卻；脫或不然，更聽一頌。」乃豎拄杖云：「和雲涌出一輪高，別有姮娥獨寂寥，黑月杳無人影到，坐琉璃殿眾星朝。」喝一喝。
圓通小參。「明明白白又糊塗，過在躊躇不丈夫，觀罷一盤棋局子，始知有著到頭輸。」舉拂子，云：「既是明明白白，因甚更有糊塗？若要發明己躬，端的似盤棋局。何也？秦楚兩陣布將排兵，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動著兵去、馬去、車去、砲去。若秦輸，則秦界楚人；若楚輸，則秦人楚界。極著將至，彼不敢先、此不敢先、先亦不敢先，隱隱地上有箇殺機圍著、照著，令彼將者左右支離，動轉不得，猛然一陣呵呵大笑，云：『贏了，贏了。』此是鬥勝不鬥劣著子。圓通者裏又且不然，卻是鬥劣不鬥勝局式。何也？十方義聚，互為主賓，打坐參禪，共成道業。未會之際，直須將者著子向那四威儀中或在長連床上擺布明白，然後見去、聞去、知去、覺去，有無俱去，去也亦去。設或到得者般田地，還知優劣倒斷處麼？」喝一喝，云：「不會十八國臨潼鬥寶，且觀秦始皇六國并吞。」
小參：「見成面目，父母生前，眼橫鼻直，立地頂天，語默動靜，俯仰折旋，手舞足蹈，收放得便，身衣口食，日用自然。觀音、勢至、文殊、普賢說什麼千手千眼？此便是前三後三。」噓一聲，云：「何須更去別求玄？著著金鍼投玉線。」
珠林小參。「吾有一機，非世所知，迷人不悟，悟人不迷。為甚如此？」擲拄杖，云：「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
歲夜，小參。「老僧今夜特具一則因緣，要與諸人分歲打上葛藤，以完舊年前件。汝等諸人只是不得錯聽，又不得錯會。」擊拂子一

下，云：「分明記取。」
除夜，小參。「歲到臨頭方入室，卻除問答別傳神，家常不用叮嚀眼。(請續後句)。」
譚宅對靈小參。師卓杖云：「結地冰霜，羅空玉翠，去去來來，進進退退，怎似我首四譚老先生？其生也，錦江增造化；既沒也，巴國俱沉吟。更於何處覓菩提？當知剎塵皆淨土。說什麼玅峰頂、須彌山？且恆沙世界撮來納在一微塵際裏，猶剩方隅。如是，又何患乎我大檀越不是菩提場中人物也耶？既然，且道得何證據？」復卓拄杖云：「一腔八德水，徹體六和清，滿目青黃皆玅像，譚公何處不稱尊？」
藍宅對靈。「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亙古亙今。南柯華胥所謂道，此般消息甚分明，今古人多較不清。死去俄然驚滿室，生來依舊喜盈門。旅庭快樂終成假，客舍歡娛總未真。珍重者回長不夜，無勞撥燦五更燈。」
為蕊實李居士對靈。「既來也，那畔莫羈；歸去也，者邊難繫。去去來來，神通遊戲，掉轉面皮，證真三昧。不去不來，只者便是。」
為見宗對靈。「嗟哉釋子見宗，記荊正此相逢，猛然頓脫凡世，心光爍破長空，直教一真不露，自然萬德圓融。所謂道：寒來暑往空般算，生死分明幻泡容，若問此番歸甚處，金邦蓮燦一枝紅。」

機緣

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師云：「著力還從放下來。」僧云：「如何是學人轉身句？」師云：「轉身不悟落疑猜。」僧云：「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饑時喫飯困時睡。」僧云：「畢竟如何？」師以手開合，示云：「捏聚分明又打開。」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點露不盈谿。」僧云：「出世後如何？」師云：「片雲難掩月。」
問：「昨日今朝總不問，即時即刻事如何？」師震威一喝。僧擬進語，師云：「假雞謾唱函關曲，分明走了孟嘗君。」僧禮云：「謝和尚方便。」師云：「非汝境界。」
問：「喚作一大事則觸，不喚作一大事則背，不觸不背喚作甚麼？」師隨聲便打。僧云：「打即任打，畢竟如何是不觸不背的句？」師復打云：「昨日漫天下大雨，今朝括地起狂風。」
問：「如何是學人腳跟下事？」師云：「蹋著好。」僧云：「蹋著後如何？」師云：「特地一場愁。」

問：「古人道：『虎以肉為食，因甚不食其子？』意旨如何？」師云：「火龍宮裏足寒冰。」
中秋夜坐，有僧向前作禮，問云：「如何是體中玄？」師云：「一輪雲漢間。」僧云：「如何是句中玄？」師云：「星稀半月圓。」僧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流影過前川。」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正。」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淡。」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印。」僧欲開口，師拈拄杖，云：「向者裏道將一句來。」僧擬議，師連打，云：「玄！玄！」
問：「父母未生時如何？」師云：「苔青樵子徑。」僧云：「已生後如何？」師云：「笛暖牧兒歌。」
問：「三世諸佛到者裏總放他不過。」師云：「汝具甚麼眼？」僧便喝，師作怕勢，云：「咦！」僧無語，師劈頭一棒，云：「龍頭蛇尾漢。」
問：「方便有多門，和尚向那一門垂手？」師云：「近前來，與汝道。」僧近前，師搦住云：「道！道！」僧忙然，師拓開云：「門外漢。」
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句？」師云：「龜毛結果。」僧云：「如何是無去無來句？」師云：「兔角開花。」
問：「不參禪，不持戒，四大分張時，將什麼抵敵？」師云：「只得撫掌恭賀。」
問：「祖師西來，當為何事？」師云：「討賤。」僧云：「隻履西歸，復為何事？」師云：「賣貴。」僧云：「只如不來不去，還有事麼？」師云：「天下太平。」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清淨本然。」「如何是然燈後？」師云：「山河大地。」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不得不打。」
問：「虎以肉為食，因甚不食其子？」師云：「食。」僧云：「他本不食，何得言食？」師云：「血瀝瀝吞，血瀝瀝吐。」僧云：「食後如何？」師云：「不食便飽，食則便餓。」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青草渡頭橫夜月。」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百歲農夫不遇春。」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阿房聲色歸何處？」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長街盡是賣花人。」
定海居士入來，師云：「作麼？」士云：「特來化齋。」師劈面一掌，云：「喫箇飽去。」士云：「恐不中喫。」師又掌，云：「還嫌少在。」士點首，師示偈云：「急水灘頭龍擺尾，大火聚裏虎翻身，湖山風味天然別，一掌頻吞劫外春。」

巴縣令楊公入山，師見來便面壁坐，楊公即向外坐，師云：「公作甚麼？」楊云：「和尚向內，弟子向外。」師云：「誰賓誰主？」楊云：「向內者保其任，向外者洩其機。」師連掌云：「知解宗徒，如麻似粟。」楊乃稽首敘坐。

佛化狄公請署內，禮次，問：「明明歷歷意如何？」師云：「闊。」狄云：「猛然不識又如何？」師云：「愜。」狄云：「白盪盪底意又如何？」師云：「是誰著眼？」狄云：「不識。」師云：「是誰不識？」狄云：「權喚作是心。」師云：「即今心在什麼處？」狄展兩手，師搦住云：「將謂！將謂！」狄大笑，師打一摑云：「元來！元來！」狄遂作禮。

平沙居士請師齋次，乃舉：「同光帝問興化云：『朕治中原，獲一至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襆頭角，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且道消息在甚麼處？」士答偈云：「一機且自借吾師，白白青青未帶泥，驀地一聲劈歷響，得便宜處失便宜。」師伸手云：「便宜且置，還我寶來。」士便喝，師掌云：「中原之寶被你盜了也。」士大笑。

侶奭居士侍師夜話，尋自點燭出，師云：「轉來話在。」士息燭對之，師云：「自說了也。」頃復徵云：「老僧道自說了也，且問汝說甚麼？」士拈燭擲之，師云：「放汝三十棒。」

師一日榜僧堂云：「圓通門下不得噴噓，如噴噓者，必要薦取一轉語；若噴噓而無語者，罰油三觔。」三日後，師睡起，自噴噓一聲，斗庵入來問云：「和尚作麼？」師云：「符到奉行。」庵遂禮拜，師拈棒打云：「汝想老僧油那？」庵大笑云：「大眾！邏臧人喫棒。」便出，師休去。

一僧新到，師云：「甚處來？」僧云：「古谿來。」師云：「古谿正漲，金鱗何不變去？」僧云：「未以為家。」師云：「辜負雲霄月，徒勞向古谿。」僧云：「吞卻時如何？」師云：「吞卻且置，誰是金鱗？」僧答數語不愜，師打云：「更參三十年。」

問：「古人道：『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涌出則富貴。』富貴貧窮即且置，天生地涌事如何？」師云：「銕蛇三橛斷，六處毒流霞。」僧佇思，師喝退。

一僧新到，師云：「甚處來？」僧云：「江南來。」師豎拄杖云：「江南還有者箇麼？」僧云：「有。」師云：「擔得來也無？」僧豎一拳，師便打，僧無語。師云：「販私鹽漢。」

問：「一萌未動，何處是春？」師云：「藕為蓮生開地竅。」僧云：「萬卉已萌，春歸何處？」師云：「荷因華發達池香。」僧禮拜，師云：「猶欠一問。」僧滯立，師震威一喝。

問：「未下禪床時，已落第二義。如何是第一義諦？」師和聲便打。僧云：「落七落八了也。」師復打云：「汝道落在第幾？」僧無語，師又打云：「日午樵夫登峻嶺，夜深漁父宿蘆灣。」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八角磨盤圓似鏡。」僧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繞攻神箭直穿腸。」
問：「如何是寶蓮境？」師云：「柳絮曳回漁父曲。」僧云：「如何是寶蓮人？」師云：「梅華吐出狀元詩。」僧云：「人境俱不立當陽句若何？」師便打。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二(終)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徹御等編

法語

澹泊泳翁(壽期頤者)

秋盡霜嚴，時多物古，理窮識徹，蚌老生珠。此子巴國名家，鄉紳後裔，老入叢林，童顏皓首，壽經三萬有零之甲子，見徹諸子百家之異聞，卷不釋時，五車盡括。一日樂如童稚，跳躍湖山，對箇葛藤遍野，無心自斷。老僧撫掌道：「七尺蘆柴擣墨池，金星銅雀點猶緇，獦獠不會毛錐子，萬古黃梅壁上詩。」

易菴禪人

天錯地錯，物錯我錯，造化陰陽，設施運用，總皆是錯。人生既錯，業儒已錯，投釋亦錯，仍又窮山絕水，跟覓諸方老宿，作箇冤家對頭，猶然大錯。未審不錯底人，卻是什麼面孔？湖山石土地略較些子，且道石土地有何長處？衣上座終不見他有片肝花。

托明大德

湖山雖是風塵凜凜，逐事茫茫，要且目不浪見，耳不浪聞，久知行德備顯，諸方無過謬者。茲復跨步湖山，參老僧居數月，每見其不言不笑不取。然不惟若是，更有無心密行，繼之日用。如此之人，非僧寶而何？一日攜軸索字，也只得向他道箇：無心密行終須貴，分明作者是阿誰？玲瓏八面難瞞爾，運水搬柴祇自知。

會也行者

孤光獨朗，月挂中天。曠野林泉，何方不照？千濤萬浪，了不隨流。耀古騰今，蕩然無礙。所以出家之志，必要具此段風光，不枉剃髮染衣，離親別族。且道者段風光又作麼生體取？三更月黑無聲色，萬里風雲得自閒。堪笑水邊林下客，目來誰共老僧還？

慈雲禪者

去路遠時來路遠，出林深自入林深。驚人浪裏翻觔斗，自有風雲驟足跟。故出家之志，莫謂尋常，必要立一片孤標標氣宇，而能盍天盍地於獅象群中，直須高出人一頭始得。然而此段風光，不假外覓，本來富貴，祇在萬緣頓息，大死一回為佳耳。

圓會庵主

孤雲野鶴，雪骨冰肌。順則便巢，緣則便住。隨風而起，就境而榮。沖霄漢而不犯天梯，渡江海而不假船筏。一條長性命，今古不磨；半片冷心腸，死生不變。既到恁麼田地，還知恁麼人麼？咄！穿婆裙子拜婆年，翻覆元來是者漢。

祥年曾居士

學道無他，只在尋常日用；施為不別，貴乎日用尋常。定志清心，分邪辨正，頭頭過目，法法研窮，用捨分明，無拘巨細，久之自然心心在道，事事符宗，動靜行藏，無非佛事。咦！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

徹一覃居士

劫前些子，本自圓成；生後些子，不曾少欠。雖是紅塵滾滾，業識茫茫，要且鼻孔撩天，腳跟點地。所以道：語默動靜，悉是神通；食息起居，總皆玅用。無背無向，不即不離。到者裏，鼻孔依前浮舊面，聞聲見色不支離。一團風味平常處，迷悟何曾隔一絲？

還一禪人

菩提滿目，玅用全身，拈來便是佳珍，觸著無非至寶。象王回顧，獅子嚬呻，十地魂驚，三乘膽顫，只因一人蹋著，群眾皆驚。雖然如是，也須打破者酸齑甕始得。

憨之吾孫

靈機暗徹，道眼明開，見境發機，天然自合，此乃現成事也。若就此現成處，再加細密精煉，切磋琢磨將去，始知花笑本從枝上燦，根株原不犯風移。摩天揑日尋常事，瓶瀉曹源水半谿。

難先謝居士

呼童來啟戶，麤手腳抓破門神；閒看鶴梳翎，尖觜頭搔著癢處。所以冷冰冰一段神機，貴乎暗室睜眉、腦後開眼始得。難先居士舟壓波瀾、竿掌岩岸，一灘一水直上中流，一味打上風頭、直撞湖山，問取第一義下落。老僧祇向他道：搔著癢處情知快，抓破門神日上堂。清風幾陣難遮當，吹得名花遍界香。

隆法喬居士

蜀道凌霄漢，川源貫楚湘。江山雖異別，雲月豈分方。且如蘭生幽谷，蓮出污泥，馨香各有其時，動植何分異地。所以聖則未必生成是聖，凡則豈可一定為凡。總在修與不修，悟與不悟之間耳。且道悟後如何，試道一句子看。

隆慧喬居士

萬里通消息，千山弄筆頭。孤微難啟口，縣隔爭相酬。提起毛錐子，放下混天毬。走盤珠自貴，透石水長流。詞窮何所有，還向句前求。若猛然撲破以無疑，誠哉瀉海而不竭。不惟取之有餘，而且龍鳳由斯變化。且道機先一句，如何指注？文彩已彰。

一掌周居士

特地欲翻閻老案，湖山又遇報冤頭。此老年經天命，始言有掉頭著子，向風塵裏撩衣便走，直入湖山室內，問取話頭。奈山僧無話頭可與，直捷向他要父母未生前面目。事不容時，那通擬議，驀面掌痕攔頭逼拶。唯數日，血流皮下，汗漬通身。再覓老僧，老僧祇向他道：「一掌五條痕，分明一句親。尋常著力處，笑倒釋迦文。」

徹耳吾徒

松峰上煙霞萬里，竹徑中勁節多端，睜著眉煙霞自淡，舉著步勁節長剛，一味硬挺挺為人，了無退怯怯進步。所以，要者等英雄做工夫，步步將自己追趁到前不遘村、後不抵店處喫上交來，正好喫山僧手裏棒在。何故？不下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

徹芸蹇善人

一粒粟藏世界，半邊鍋煮乾坤，斯言不謬。腳跟不動而江山足下，文字不經而今古目前，果符斯語。蹇居士生於名門，于歸貴族，三綱正其身心，五常明其志氣，兼又迫切釋氏，專一空門，夙因熟套，觸著現成。所謂芸芝秀處人難識，瑞氣流芳德自尊，舉眼盡窺山海過，聖凡總屬者條心。

諸頌

障蔽魔王，隨金剛齊菩薩，一千年覓起處不得

何須特地用心機，萬里晴空露跡稀。好去白雲深處看，三更明月口頭肥。

鳥窠布毛

放出帷房一線風，布毛抽處活虬龍，汗衫忽地遭星火，燒得如天大箇空。

拾得笤帚

萬里煙塵一帚開，幾回埽出面皮來，姓名沒箇酬君問，哭不才兮笑不才。

無縫塔

斷藕絲中借一廛，擘開霄壤就圖遷，從來不葬黃金骨，恰好南陽老漢禪。

國師喚侍者

開口頻頻喚著伊，鉼間正好插花枝，筆筒有箇螟蛉子，不是冤家不是兒。

西堂智藏曾燒殺一僧，一日見身索命，藏云：「你死也無？」云：「死也。」云：「既死，覓命者誰？」便乃不見

甚麼面目再來尋，烈焰燒空事未斟，且問舌頭何處借，日中猶抱月敲琴。

百丈耳聾

抬眸促額應追魂，劍斬潛龍海嶽昏，爆地一雷難掩耳，門庭千古獨稱尊。

魯祖面壁

不道如何與若何，金龍蕩起潑天波，依他畫出葫蘆樣，反貼門神見也麼。

大顛擯首座

結舌烏藤倒嶽掀，假途滅虢弄奇門，昌黎若達此機用，血染潮州八百村。

龍潭滅燭

得失分明自不期，猛然失卻一雙眉，光輝滿地誰收拾，露柱燈籠拜相時。

中邑獼猴

巨室高軒面面閒，獼猴應順任躋攀，夜深無處堪投宿，推到朝陽殿九間。

臨濟築拳

醉來發悶在西家，猶把東家酒價賒。莫謂相酬非劍客，純清絕點袖青蛇。

牧牛頌

老農策杖鼓春回，萬象森羅盡撥開，犢牯不知何處放？隨風隨雨謾疑猜。(尋牛)
南北東西弗浪尋，一林深過一林深，驀然退步徵端的，蹋碎虛空滿翠岑。(見跡)
登山涉水意雄雄，步步追蹤逐曉風，更向白雲深處望，全身獨露大荒中。(見牛)

青眉白眼難迴避，七尺拳兒貫鼻侖，不待加鞭呼直指，參天頭角破雲根。(貫鼻)
明月村中耐歲寒，殷勤調御不相謾，時添草料無多少，隨分些些任飽餐。(調馴)
疾作風威意轉奢，踊身跨背直歸家，蹄痕到處無蹤跡，銕笛橫吹絕正斜。(歸家)
拋卻鞭繩孰與儔？高歌欹枕自風流，若人借問牛何在？撫掌呵呵笑點頭。(存人)
飽山飽水飽煙霞，一醉渾忘自與他，大地不知何境界？春深無處不飛花。(雙忘)
國治家齊任縱橫，倒戈卸甲斂旂旌，太平元是將軍定，元是將軍定太平。(還原)
三家村裏留不住，十字街頭弄爪牙，無限惡聲彌宇宙，剎竿隨處競龍蛇。(垂手)

諸贊

達磨初祖

黑黑箇臉，白白雙眼。徹體無心，通身是膽。出全甕鵝，破窺天管。咦！引起後來人，教騙閻羅碗。

破山和尚

團圓皓月形，斑白鬈鬆髮，登曲汆木床，說無盡藏法，點龍象眼，開人天瞎，提起生白棒。咦！是甚麼椒薑者等惡辣？

自贊

據何識見，嬾而無幹。禪又不參，經又不看。行不拘方，坐不定案。攜拄杖子，接風顛漢。可恨丹青弄紫朱，等閒突出孃生面。

又

長髮羅肩，不修僧像。遊戲字水江，顛倒風魔樣，純開銕面皮，撞著三十棒。咦！見成酢蒜椒薑，何待馬師鹽醬？

又

精神抖擻，形狀村陡。施無所為，用無所有。事不通方，言不順綹。且道是誰？湖山逸叟。

印偈

坤德普重(即破峰)

不知不會煙蘿密，穩得支那海晏清，分付翻身赤甲鯉，任將電閃代機衡。

佛語徹御

放出長安小犢兒，喝聲震地吼如獅，一莖椰栗親交付，永續曹源世系絲。

湖巖徹隱

一塊殘冰水結成，曹源底徹桂輪深，闍黎獨坐溪西口，惟放金鱗躍禹門。

蒼巖徹石

蹋破仰山彌勒院，腳頭底徹玅高峰，一莖椰栗人天眼，任爾拈提濟北宗。

翠峨界登

幾將底事對爐吟，拂袖無疑利害生，劈歷一聲分付汝，猛然毒鼓振山城。

琇峨祖脈

劈手傳書親看破，拈花極則面相陳，陽春一曲隨君調，拍眼聲聲震石城。

珊爍徹璠

毒鼓聲前慣擊椎，而今掉背不疑思，謾將底事逢人舉？銕額銅頭也皺眉。

雷巖徹靜

毒心毒口毒難留，毒著閻黎已十秋，毒氣囊藏藏不住，放伊毒去毒禪流。

瑞巖淨融

未入門時先看破，升堂不必再躊躇。把茅盌處雄蹲踞，拄杖撩天插帝都。

佛化狄三品

甚時走出蒲團客，幾度勳風噴上方，撒手自開消息眼，拈花微笑立承當。

平沙田銓(渝州太守)

角徵宮商和者孤，無情結下拍猶隃，老僧仍付無情曲，萬古聲洪振五湖。

侶奭熊旦(文學)

昔年有語契機來，今日相逢不再猜，分付文場獅子去，任伊平地一聲雷。

大隱徹仁

風穴銕牛開地軸，汾陽拄杖破天關，閻黎據此真消息，一舉令人舌上斑。

研如興銘

一呼一刳不抬眸，玄險機鋒對面酬，佛祖到來難著眼，許伊把住接禪流。

還虛隆寶

蹋破芒鞋走入川，凌霄蜀道望巖玄，輝天鑑地乾坤眼，恰好窮征衲子禪。

剖石性果

話到孤微會轉身，頻拈訣子當烏藤，要津不放龍蛇走，唯許闍黎赤甲橫。

正峨徹合

要津難當沖霄鵠，猶慕湖山七尺笻，濟北家風雷電急，一條白棒活如龍。

巨峨徹空

鎖子無鑐豁自驚，寥寥斗室殿機衡，謾將消息逢人舉，急速軍旂樹不輕。

清源徹懿

土面灰頭數十秋，人歡客唱地祇謳，老僧特與封符去，坐定岷嘉率祖儔。

蓑翁冀應熊(成都太守)

入室垂簾不自疑，箇中消息許誰知？杖頭拂子親交付，一任蓑翁道者施。

行狀碑　清故湖山治平照衣慧覺和尚行錄

和尚(諱)照衣(號)慧覺。本渝之綦江縣人，俗姓熊。父(諱)品，母張氏。生於明萬曆乙巳年二月二十一日子時。年十一，孤依孀闈。一日，聞鄉人居士論釋尊捨國入山，苦行成道度世之語，堅志欲出家。白母未之許。尋遊於聖燈山寺，晤僧三祇，隱名甘淡，山果荼菜，自度不知其苦也。繼而母密訪得，諸親識責以人子大義，仍依母持報恩齋三年。適有二兄自滇歸，幸老母有所依托，遂於甲戌仲秋初，脫身北向。道左有客問曰：「何之？」師曰：「朝山去。」客曰：「我亦朝山去，你曾齋否？」師曰：「未也。」客為假館治酒，與師封齋。師大醉酣睡，初不知前客乃梁上君子也，因竊行李而去。師赤身旋，於佛圖關側棘林中僵臥。黎明，默咒曰：「儻我有出家分，隨所往不礙可也。」遂望空前進。途次艱險，無所不

歷。發憤前征，至華銀山，禮普賢大士香次，值常白師如故人。閱十一月初四日，始薙髮。白密探師來歷，發人同歸本里。審諦所由，母復留難。師告曰：「在家奉養，口體之孝也。出家修道，乃出世間之大孝，胡不許邪？」遂勸母長素念佛持經。自此一宿即辭，回山圓具。又半載，白示寂，師繼主院四年。一日，自慨曰：「作如是僧，又不如不出家之為愈也。」乃辭眾下山，欲遊江南，適路阻未往。途遇一婆子，向前拽住師傘，問曰：「此物有五人，那箇是真底？」師曰：「高著眼。」婆笑而不答。迎到家，謂人曰：「者師儘有道器，可作禮，留此供養。」忽見案頭有《楞嚴經》，展讀至世尊示阿難光明拳處，觸發疑情，始解下手做工夫。行也如是，坐也如是，從朝繼暮，從暮至旦，只一箇能推之心，非為我心，畢竟我心將名何等？疑來疑去，排遣月餘，昏散交攻，無時暫息。一日，遇渝城之劉三德居士，接至湖山白衣閣客居，危坐一室，日夜撕捱，東咬西嚼，般盡伎倆，如跳在葛藤窩裏相似，要一霎時洒落，了不可得。日復一日，又三年，似無靈驗，乃於佛前自誓曰：「儻某今生與此道果無分，盡一生去，死復再來，必要究明者事方休。」禮畢上單，正襟危坐，遂將身心疑情一齊放下，跏趺竟夜，如一息頃。忽聞門外沙彌叫一聲，如冷灰豆爆，地覆天翻，聖量凡情豁然瓦解。「啊！元來！元來！甕中何嘗走卻鱉？」自爾活鱍鱍地，徹體玲瓏，通身慶快。時崇禎辛巳二月朔二日也。又數月，忽一僧自外歸，言萬峰破山和尚受敘戎牟先生請，明日過此。師次日果得遇於劉洪宇家，禮拜問曰：「久聞破山酒，借杯打濕口。」山仰後坐云：「者裏一滴無，何處來下口？」師曰：「遠聞香噴鼻，近則何沒有？」山便喝，師便揖出。閱明年壬午春，山回萬峰過渝，應王居士家供，師聞山至，直造庭前禮問曰：「春日已去，夏日又來，其天道有變易否？」山云：「變易且置，不去不來一句作麼生道？」師蹬足，山便喝，師曰：「昨夜春雷送喝，狂風送棒，閃電見形，者幾般俱不用，天將何道與我？」山與一頓亂棒，棒折，師搖手曰：「巡人犯夜。」山休去，師便拜。山見師神色不變，乃云：「凡喫老僧棒者，便要訶罵老僧，你具何本領乃爾如是？」師曰：「訶罵有日子在。」山微笑。師後遊峨嵋，連坐七剎，論《楞嚴》、《圓覺》、《金剛》，共主八期。甲申之變，散眾至洪椿坪，住持欲以院事及師，師不之許，落山。值歲荒，隱居夜郎八載。癸巳年九月，聞破山和尚住梁山金城寺，師省覲，不以世亂險阻為慮，直造之焉。及抵金城，適山堂下，促問曰：「似遠來者。」師曰：「始從遵義。」山再問來歷，師曰：「來歷且長，尚容舉似。」旁僧云：「此是渝城折拄杖者。」山曰：「啊！」至晚，侍僧過茶，先奉於山，山曰：「此本為客，何先老僧？」師

曰：「照衣何人，到此作客？」山曰：「老僧已知你不是客作漢。」師曰：「荷蒙高鑑。」山呵呵大笑。一夜，山歸方丈欲寢，師隨後見侍僧脫襪畢，師亦與之脫，山伸足曰：「無了。」師曰：「正好無處下手。」山曰：「無處作麼下手？」師豎拳云：「嗯哩嗯哩。」山彈指曰：「蘇嚕蘇嚕。」師拂袖便出。一日，侍山至雙桂夜坐，忽門外數僧論法師講經事，師曰：「法師事業不過採集詞藻義學為心，若佛法夢也未夢見在。」山曰：「汝會得，我問汝，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且道知箇甚麼？」師曰：「不許知。」山便掌曰：「因甚不許知？」師曰：「知即凡夫也。」便拜，山劈頭蹋云：「再悟始得。」師曰：「再悟即不堪。」山曰：「汝具甚麼手眼？」師曰：「自從跨過黃金限，不向門前宿草菴。」山曰：「未在，三日下得一轉語恰好，老僧許汝參禪。」師桌上三拳。山曰：「是甚麼意？」師答偈曰：「冤對兩相逢，全身密不住，深灘龍擺尾，女子不穿褲。」山曰：「是汝的？是學的？」師曰：「是何言歟？」掉背歸僧堂，雪臂和尚在坐曰：「咦！慧覺兄可謂地頭人也。」師曰：「謝讚歎。」山曰：「學答話有甚奇特？」臂曰：「老和尚莫壓良為賤。」師向前展兩手曰：「梁山紙貴，一狀領過。」山乃拈棒一齊打散。閱三月廿一日，出從上源流杖拂授之，偈曰：「唯佛與佛乃能知，比若天高無物齊。大有慧公親薦得，捕風捉影任拈提。」師辭不獲，遂歸渝，開法於長安，並江津石寶、圓通，又渝青巖觀音、珠林、洪福及治平等剎。上堂、法語、機緣、偈頌，咸載之行錄。共嗣法門人破峰重、佛語御、湖巖隱、蒼巖石、翠峨登、琇峨脈、珊爍璠、雷巖靜、瑞巖融、將軍狄三品、渝州太守田銓、文學熊旦、大隱仁、研如銘、還虛寶、剖石果、正峨合、巨峨空、清源懿、成都太守冀應熊二十人等，皆鍼芥相投，作家龍象，非偶然者。康熙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師無他病痛，忽雙、桂二僧至，敘問：「老人臨終時有何言句？」僧曰：「門人請問老人：『百年後有何所念？』老人曰：『吾滅後別無所念，但將老僧口水話不可更改。』師微笑曰：『吾師如是，吾亦如是。』」言罷，奄然長往，顏貌如生。左右撼之，已逝矣。世壽六十九，臘三十八。於戲！師於四威儀之間，咳唾掉臂之際，無不合轍，令人目睹意銷，潛符默證者，難以枚舉。毋論僧之與俗，貴賤老少，咸師事之。及涅槃之日，萬指泣送，如喪考妣。非平昔道德充備，有所感於人者，能若是乎？甲寅十月十七日，法弟比丘華嚴、聖可、德玉，謹錄壽之於石。

法派

照徹法旨，元正心宗，續傳寶印，了達洪鐘。密燦幽玄，總持攝融，然燈炳煥，古鑑崇隆。

佛事

赤心火。「赤心赤心，撥轉車輪。掉背而去，撒手便行。即涅槃相，示生死身。大眾！既然生身、死身、涅槃身都在者裏，且作麼生道末後一句？」擲火炬，云：「金骨更須遭烈火，一回鍛鍊一回新。」

珊爍維那火。「珊爍吾徒，年四十五，如兀如癡，半賓半主，才得箇相應，奈何行更速？今朝撞著湖山長老，不免為汝據款結案，痛與兩手分付。咄！咄！」攛下火炬，云：「八字眉毛上下看，一堆此木騰今古。」

瑞峰火。拈火炬召大眾云：「者是生也麼？死也未？來如斯尊，去如斯貴，幾根臭骨頭，安以作群隊？一具火蓮池，詳勘佳風味，遍地結冰霜，滿空羅玉翠。」復打圓相，攛下云：「燎燎為爾助神通，一朵靈光長不昧。」

通穎沙彌火。「人壽芬芳短，靈根歲月長，雖然來去速，不是少年郎。」擲火炬，喝一喝，云：「火坑忽地紅蓮燦，八德池中性水涼，指出上林春色好，奇花先古劫前香。」

為培之李公起棺。「全副精神雍蜀，滿腔沛澤士農，彌天造化起寰中。社稷江山並茂，怎奈碁完局盡，掉背斂手歸功，杳無一物混真容，頓脫黃粱枕夢。即今星移斗轉，遍界明月清風，紫霓瑞霧涌城東，好把前程保重。直入南天戶牖，徑上兜率陀宮，啟眉堪笑者場空，打破人生齏甕。」喝一喝，引棺便行。

還融起龕。「來也，長安白雲自占 青山；去也，長安明月何分流水。」驀伸手引龕云：「試看門外石獅子，三更明月口頭肥。」舉火。舉火炬云：「還融還融，幻境已空，一任他萬紫千紅，盡付之明月清風，一具臭骨皮袋，析還他地水火風。且道主人公在甚麼處？」震威喝一喝，攛下火炬便燒。

白拈火。以火炬打圓相，云：「白拈白拈，著眼詳看，生來死去，者畔那邊，本無玅會，莫作玄參。且道即今事又如何？咄！觸著無情三昧火，七斤衫子不留纖。」

眾偈

示斗菴監寺

立意堪同水底月，無心猶是鏡中花，趙州一句完全語，門外人來只喚茶。

示南山醫士

布袋將來信手拈，隨醫百病剿廉纖，舌頭不著些兒味，甘草黃連一樣甜。

示銕瀾禪人

百尺竿頭一步前，赤身不怕雨和煙，就中有著騰千古，莫作尋常浪蕩禪。

示非篆法孫

痛撾痛打痛承當，蠱毒砒霜儘一場，濟北家私如是手，兒孫窈窕骨頭剛。

示先之馬居士

目下菩提會也麼？行藏舉止莫蹉跎，若將情浪俱澄靜，自有蛟龍涌碧波。

示春圃李居士

謾將底事默商量，坐臥經行孰主張？一日泥團親觸破，石頭瓦礫也生光。

示大生楊居士

父母未生前句子，龜毛兔角雞牙齒，猛然觸碎金剛拳，伸手原在縮手裏。

示明遠楊居士

長短分明自翦裁，如何到此更疑猜，須知有箇無思算，一度心花一度開。

示瑞泉趙居士

眾生心佛三無別，蠢動含靈一體同，靜聽谿聲和眾響，明明為爾報圓通。

示玉鉼山源水法師

源水玉鉼恰當，清涼八德和平，微微動蕩些子，淹殺俱胝有情。

示自心靜主

年老成魔顛話多，石頭瓦礫古彌陀，向來漏逗腳跟下，試問尋常見也麼？

贈狄侯府

撥轉天關地竅時，鏗鏘句落化龍池，而今更向龍池望，步步金光襯馬蹄。

示雲璧吾孫

錦江紋浪既經過，且道縣巖撒手麼？即佛即心明漏逗，莫言沒奈馬師何。

示惺默大德

問爾默時默甚麼？莫將生死作蹉跎，若然捉敗淨明老，一恁逢人舉似他。

示徹源蔣居士

不是心兮不是佛，堂堂寂照是何物？有朝識破馬簸箕，一恁笑兮一恁哭。

示法宣吾孫

老來無事可當情，心口難離一卷經，持到了然無所住，金剛圈子不須尋。

示徹明田居士

參禪切勿以知知，要會無心處是誰？日用尋常親薦得，頭頭物物總相宜。

為眾剃度

詳看今日公案，欲了多生前件，佛敕者把金刀，剃成一堂羅漢。

示先陪王居士

風雨堆堆特地來，欲求些子話頭回，舉眉展笑三車備，拱手擎拳萬象該。遇柳經花隨摘採，蹋山踐水謾疑猜，一朝看破孃生面，點首呵呵罵我儕。

示三淵禪人

四大原來不是身，分明卻是眼中塵，終朝活計誰為主，歷劫支持不是賓。進退何煩分物我，閒忙那識較疏親，有人再問孃生面，巴掌拳頭不順情。

送聖可法弟

嘲吟拙韻次胡笳，銕笛橫吹絕正邪，蹋月素娥歌白雪，乘陽春意報蘭奢。搗音縱擊情攻耳，拍眼頻催句硬牙，久久未聞琴瑟雅，喜逢獅象舌敲嘉。

送總府陳公

一粒丹心涌蜀東，情如玉鏡挂穹窿，浮雲不借清風掃，野景何煩碧月通。高鑑山河明不夜，俛青民物照無窮，幾般作略誰昭格，百萬軍前第一翁。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三終

(弟子海智　海靜　海潮　徹遠　徹源　徹芸
普靜　玅圓　徹根　寂宗　寂聖　寂之
明旨　寂福　寂定　大用　信士李臣、李相
門人徹合　徒徹真　徹耳　孫湛明　法琳
法璋　法宣　法理　法筏　法悟　法印

法弘　法心　法嚴　法聞　法裔等同刻
慧覺和尚全錄三卷。　嘉興倪孟侯書，侄天章刊。
康熙壬戌季春，板藏嘉禾楞嚴般若坊，附藏流通。)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